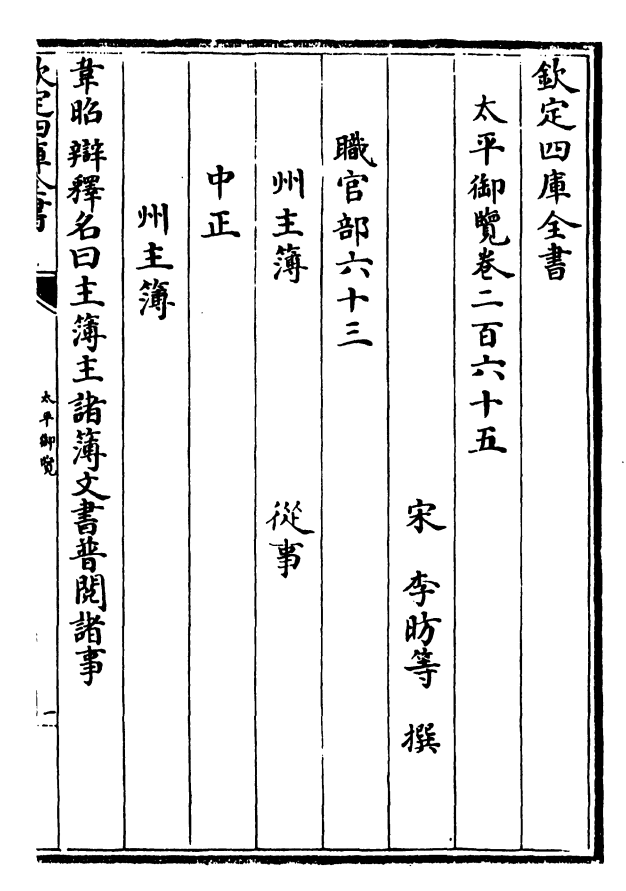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六十三

州主簿　從事

中正

州主簿

韋昭辯釋名曰主簿主諸簿文書普閲諸事

漢書曰王尊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沒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珪璧使巫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于堤上及水盛堤壞吏民皆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迴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

東觀漢記曰周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爲流矢所中謂賊衆曰卿曹皆民隷也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

泣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後漢書曰朱儁會稽人也太守尹端以儁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私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還得刋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

魏志曰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崔琰舉為兾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

始適夫家數日皆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曰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巹音謹）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

毓之所執是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

又曰麗淯字子異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黄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興兵軍未至而郡邑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又曰崔林字德儒清河人少時晚成宗族莫知唯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擢為州主簿

蜀志曰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丞相領益州牧以微為

主簿徵固辭輿而致之既至亮引見而徵自陳謝亮以徵不聞人言於座上作書與之

吳録曰荀咸字子良爲郡主簿太守黄君行春留咸守郡郡掾史捋雀卵咸責數以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行鄱陽人爲郡主簿夫人病欲使主簿迎醫于數百里天大雪人各辭疾名侃使行侃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夫人亦當父母安有父母病而不急迎醫者乎

晉書曰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甞問京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䇿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耶舉板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辯皆如此類

又曰易雄長沙瀏陽人也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執太

守萬嗣欲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顏色自若賊人又呼之雄論如初如此者三賊乃並嗣捨之

又曰潘京武陵人也郡辟為主簿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

又曰習鑿齒字彥威為桓温荆州主簿親遇隆密時語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也

宋書曰王思遠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與廬江昌寓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偶對傾家送遣之

三國典畧曰梁李膺字公胤廣漢人也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建昌梁武悅之謂曰卿何如昔日李膺對曰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梁武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

後魏書曰裴安祖弱冠州辟爲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牽謝罪郡內欽服之

又曰韋朏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家粟造粥以餌飢人所活甚衆

又曰杜暹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暹唯受一紙餘者悉還之時州寮別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唐書曰顔杲卿以廕授官性剛直有吏幹開元中為魏州録事叅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三輔決録曰韋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五寸為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

陳留耆舊傳曰戴斌為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里蟊吾里人距之孝子臣吏脫經叩頭求哀終不見聽斌乃投經放縗操手劒瞋目厲聲距踊而前曰哭不哀者郎君也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内之

廣陵列士傳曰劉雋為郡主簿郡將為賊所得雋知言辭不能動賊因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賊不聽前砍府君雋因投身護之正與刃會斫左肩瘡尺餘賊又欲更下刃雋號呼抱持不置賊因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

黄義仲交廣二州記曰合浦之士有尹牙為郡主簿太守嘆曰重仇未報牙即變姓易名為報之天子奇其義因赦不問

世說曰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玄閤下桓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弦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邁桓玄以此奇之

從事

漢書曰丙吉字少卿為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

又曰趙廣漢涿郡人為州從事以嚴潔通敏下士為名

又曰揚雄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嚴君平德杜陵李強

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詘也強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也

東觀漢記曰鮑永為司隸校尉矜嚴公正以平陵鮑恢為從事恢亦抗直詔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又曰樊準字幼陵為州從事臨職介正不發私書

又曰班彪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

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贓罪三府謗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續漢書曰楊球爲幽州從事部分邊塞職事脩理

謝承後漢書曰陳衆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殺吏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師擊之州牧惶怖恐獲罪戾衆於是自請以恩信曉諭降之乘單車駕白馬往到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服民生立祠名曰白馬從事

華嶠後漢書曰衛羽為州從事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第五種欲取之聞羽素抗厲乃名羽問曰聞公不畏强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城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七日中起發其贓五六千萬即舉奏一州震慄

魏志曰賈洪字叔業家貧好學應州辟其時州中自衆軍以下百餘人唯洪與嚴苞字文通才學最髙故衆為

之語曰州中曅曅賈叔業辨論汹汹嚴文通

又曰袁紹領冀州得從事沮授喜曰吾腹心也

又曰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漢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

又曰邢顒太祖辟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德行堂堂邢子昂

蜀志曰張松說劉璋交通先主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門以諫璋無所納

又曰馬謖字幼常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材力過人好論軍計

又曰譙周字允南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方然潛識内明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建學從事

王隱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内人年四十始為州郡部河南從事

又曰劉毅辟為司州都官從事京邑肅然彈河南尹事

司隸不許曰玃虎之犬戁鼠蹈其背敎曰旣能玃虎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晉中興書曰華譚字令思生未期而父歿母年十八執節養譚弱冠知名揚州刺史周俊禮辟署從事史愛其才器以為賓友

益都耆舊傳曰李弘字仲元為州從事揚雄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見其貌肅如也覿其行穆如也聞其言㦧如也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譚嘿而好深沉之謀為從事號曰卧虎故人謂之嶷然不語高孝甫

又曰巴郡任文公有道術為州從事時越巂欲反州遣五從事案虛實上傳舍食未半有風發案文公起曰當有逆變因卒駕去諸從事未能發為郡兵所殺

鍾離意別傳曰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九江從事三府側席夏君見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聞刺史

何惜王家之爵不貢賢者乃表上尚書

李固别傳曰益州及司隷辟皆不就門徒或稱從事掾固曰未曾受其位不宜獲其號

孟嘉别傳曰庾亮辟嘉為勸學從事亮盛修學敎髙選儒官正旦大會褚裒問亮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歴觀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

羅含别傳曰含字君章刺史庾廙以親賢之重作鎮方岳摉揚荆楚匪繭弗刈仍辟含荆州部從事

潛夫論曰孝明帝時荆州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既訖問何異聞對曰巫地有劇賊九人刺史不能得帝曰汝非部郡從事耶對曰是也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何以為茂才乃捶數百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賊在明法不在數赦也

世說曰顧和為州從事月旦朝未入停車周侯歴和車邊過和風貌夷然不動周指顧心曰此中何有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入遇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令僕才

又曰羅含為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使往檢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家事乃遥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何事羅云未審公謂謝尚是何似人桓公答仁祖是勝我許人羅云豈有勝公人而有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

王丞相集教曰丹陽從事陳眈器局弘正可轉主簿吳興從事謝𪈧才幹正直可轉西曹

中正

魏畧曰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至於叙人才不能寛大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吳志曰督温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後潘祕為尚書僕射代温為大公平甚得其譽

晉書曰楊晫陶侃共載詣顧榮州大中正温雅責晫與小人共載晫曰江州名少風俗卿巳不能養進寒雋且不可毁之楊晫代雅為大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

又曰諸葛瞻領丹陽宣城新安三郡大中正時中州人士多寓焉

又曰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管四十萬户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為劇昔鄭武年過八十入為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别其所

彈貶自親貴始焉

又曰解結問别駕治中河北白壤髙良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皆云不審陳碩對曰詩稱惟岳降神生甫及申英偉大賢多出山澤河北地平氣均蓬蒿裁六尺不足成林故也

又曰干寶稱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晉令云大小中正為内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

又曰劉毅上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選州里才業髙者

薦主簿從事迎刺史若吏部選用猶下中正問人事所
在父祖位狀
晉起居注曰僕射諸葛恢啓稱州都大中正為吏部尚
書侍郎司徒左長史屬掾皆為中正臣今領吏部請觧
大中正以為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薦者也
蕭子顯齊書曰張緒字思曼吳郡人轉太子中庶子本
州大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為州議曹緒
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往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

曰此是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

梁書曰沈約遷侍中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闕尚書八條事

後魏書曰房堅遷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楊尼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北齊書曰乾明中邢劭為中書監同郡許惇與劭競本州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劭為刺史

三國典略曰陳以孔奐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晉陵自宋齊以來爲大郡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

襄陽耆舊傳曰晉朝以江表始通人物未悉使江南別立大中正

通典曰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爲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大公平亦其任也

郭子曰孫子荆應上品拔王武子時爲大中正謂訪問
㘸人非鄉莫能拔可自爲之目曰天才英雄亮拔不羣
傅子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
才之高下各爲階目州置州都而總其察議晉宣帝除
九品州置大中正議曰案九品之狀諸中正既未能料
究人才以爲可除九品制州置大中正
曹議集九品議曰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
檢虛實一州闊遠路不相識請不得知㑹復轉訪本郡

先達者耳此為問州中正而實决於郡人

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往代賢智此九條比葢記鬼録次第耳而陳羣輒取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部次於胷臆収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後得人令可令長守為大小中正各自品其論户也

劉毅集論九品曰臣聞用治理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訪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棳人主之威福奪天朝

之權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今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㢢法更立一代之美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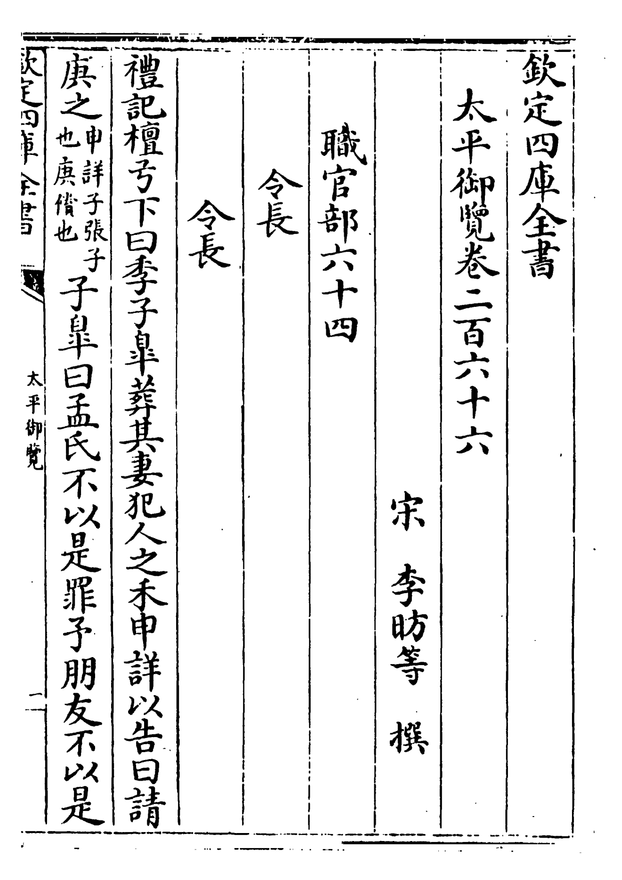
荀勗集表讓豫州大中正曰被勅以臣為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於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論此乃臧否之本風俗所重

傅暢自序曰時請定九品以余為中正僉以祖考歷代

掌州鄉之論又兄宣年三十五立為揚州都令令以少年復為此任故至於上品以宿年為先是以鄉里素滯屈者漸得叙也

應璩新論曰百郡立中正九置州都士州閭與郡縣希疎如馬齒生不相識面何縁别義理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六十四

令長

令長

禮記檀弓下曰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申詳子張子也庚償也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

棄子言非大故也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道禮樂也所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謂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戲以治小用大道也

又曰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又曰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言澹臺滅明公且方也

家語曰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汝恭

與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而恕者容困窮）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以忠潔則政不難矣

又曰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煩勞也人與一簞食（簞笥）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曰夫子以仁教而禁行仁由不受也孔子曰爾以為仁誠何不白于君發倉廩粟以給之而私汝食遺之是示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美也汝速已則可不已

則汝之見罪必矣

晏子春秋曰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景公不恱召而責之晏子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當賞而今所以當賞者當誅是故不敢受

史記曰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毁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

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嘗譽者皆併烹之遂起兵擊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餙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漢書曰諸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户以上為令秩一千石至六百石萬户以下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又曰蕭育字次君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台詣後曹當

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又曰薛宣子惠始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自從其所問宣不教誡惠吏職之意宣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能與不能自有資才何可學也衆人以宣言為然

東觀漢記曰田歆守平臯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名因詣閤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使發遣遂弃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

後漢書曰馮魴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州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其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鬬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

又曰宋翗字飛烏廣平列人也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刧攝而不送翗將兵圍主宅執主出背馮稱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於是威振京師

又曰董宣字少平徵爲洛陽令擊搏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

又曰公孫述爲清水長父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

續漢書曰董宣爲雒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子白日殺人

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于大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宫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黄門持之曰痴令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曰頓痴令頭宣兩手

據地不肯低頭上勑強項令出大官賜食

又曰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曰得此何衰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别利器乎

華嶠後漢書曰周規除臨湘令長沙太守程徐二月行縣勑諸縣治道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劇務不欲奪人良時徐出督郵規即委官而去徐憮然有媿色遣功曹賫印綬檄書謝請還規謂功曹曰程府君愛馬蹄不重民力徑逝不顧

漢制曰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户以上為令減萬户為長

漢書胡廣注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户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于庭慰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為殿者于後曹對責以糾怠慢也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數萬户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為鄴令

又曰賈逵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潰援聞逵名欲使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之皆乗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左右義逵多為請遂得免

又曰滿寵字伯寧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其

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而歸

又曰崔林字德儒除鄔令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竒之擢為郫令

又曰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酒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器非百里之

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而已

吳志曰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族黨相糺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

又曰陶謙除舒令郡太守張盤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

恥為之屈嘗屬讓舞讓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盤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為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嘗不先食及聞母死犯禁棄官

又曰劉繇字正禮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而去

又曰朱然字義封嘗與孫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為餘姚長時年十九

晉書曰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壯勇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劒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

晉中興書曰華譚所友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泰安中甫入洛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治劇縣勗曰君子治應多宜何以唯欲宰民何不為一臺職乎甫曰人各有所能否譬猶錦繡中之好而不

可以為恰口洽反稻食中之好而不可以為蘗是以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悉備久之除松滋令

晉書曰陶潛字淵明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去賦歸去來

齊書曰張融為封溪令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于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哉

又曰卞延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凱以令長裁之憤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為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梁書曰蕭昣素為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為諸曁令到縣十餘日掛衣冠於縣門而去

後魏書曰高祖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俸禄優之乃以亮帶野王令聿帶温縣令時人榮之

北史曰齊因魏宰縣多用廝監至於士流恥居百里元文遥以縣令為字人之切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

始也

三國典略曰陳褚玠為中書侍郎陳主以山陰縣多豪猾謂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内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清廉有幹用陳主曰善乃以為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户多有隱没玠乃鎖次的具狀啓臺陳主手勑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栝所出軍人八百餘户時曹義達為陳主所寵縣人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

横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莫敢犯者義達於是譖之玠在任守禄俸而已去官之後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論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跼蹐若謂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

韓子曰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吾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伯子可公曰伯子非子之讐耶對曰私讎不入公門又問

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仇讎内舉不避子弟

又曰宓子賤為單父令見有若有若曰子何瘦焉宓子曰憂官政也

又曰晉文公出亡趙衰潔壺飱而從與文公相失饑而道㿂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飱者是必不以原叛乃舉為原令

慎子曰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夫立官長以為官也非立官以為長也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隻舄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通典曰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

楚謂之公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七至七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潘河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七

職官部六十五

良令長上

良令長上

禮記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聞子臯為成宰而為之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宋　李昉等　撰

韓詩外傳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家語曰孔子仕為中都宰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諸侯皆則魯國在東故言西方諸侯

又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

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寛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境田疇盡易溝洫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人不偷也入其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善庸盡其美乎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豹到鄴會長老問民之所疾苦

長老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収取其錢得數百萬為河伯取婦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逃亡豹曰至河伯取婦時願三老語之至其時豹往河上呼河伯婦來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抱大巫嫗投河中豹頃曰巫嫗不來復欲使廷掾與豪長一

人趣之皆叩頭血流地後不敢言為河伯取婦豹即發
民鑿渠十二引灌民田田皆灌溉至今皆得水利
漢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補穀陽長舉高第
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
後漢書曰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忍欺
光武初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
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
三千户茂長子為太中大夫次子為郎中

又曰劉琨字桓公為江陵令縣連失火琨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又曰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大旱祈禱無獲乃積薪自焚火起而雨大至

又曰王渙為洛陽令人為立祠及桓帝事黄老道毁諸旁祠唯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

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遷密令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

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尚致饋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儀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間邪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

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按行見乃服焉

又曰韓稜字伯師頴川人也為下邳令視事未期吏民愛慕時隣縣皆雹傷稼唯下邳界獨無

又曰王阜字世公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止學宫阜使校官掾長涉疊為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翱翔復止縣庭屋十餘日而去

又曰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七年詔書以爲奮在姑臧治有絶迹賜爵關内侯奮素孝供養至謹在姑臧唯老母極膳妻子飯食葱芥時人笑之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又曰鍾離意爲堂邑令初到市無屋意乃出俸錢作屋民賫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趣作不日而成既畢爲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自當之民皆大悦

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多蝗災

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竒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艾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

又曰童恢為不其令吏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賜以酒殽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静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三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祝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

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究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

又曰劉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

又曰王渙為洛陽令有善政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奠醊以千數醊音張芮反說文曰祭酹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人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任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人思其德為立祠於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

又曰虞延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

既至城門而死延率掾吏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

又曰虞延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篣二百篣捶也音彭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録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迴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

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又曰法雄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希發吏

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

續漢書曰魯恭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初中

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

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

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言雉方將雛

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耳今

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以狀白安安美其治以勵屬縣

又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賁令時盜賊鈔掠彤到官誅鉏姦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疋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躬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去官歸

百姓士女攀車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

又曰劉騊駼為潁陽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謡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之神明

又曰胡紹為河内懐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受俸米於閤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

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又曰牟融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二年政化流行縣無獄
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迹為州郡最
又曰度尚字博平山陽人除上黨長治政嚴峻明於疑
理縣中謂之神明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字巨君為騶令勤行德化部人王
逄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
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

郡國過鄒界不集郡國以狀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

又曰方儲字聖明曉風角占候為句章長時人田還置餘粟一石及刀鋤于田陌明日求亡去疑其旁家儲曰此人非偷自呼縣功曹謂曰君何取人粟置家後積芟中功曹驚服後為洛陽令功曹是憲客為憲所諷夜殺人斷頭着奩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為功曹所殺收功曹栲竟具

服

又曰賈彪字偉節補新息長政多竒異小人迫困貧産子不能舉養彪禁有犯者以殺人罪罪之縣境震慄人養子僉曰賈父所長男女皆以賈為名

華嶠後漢書曰劉平為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罷門闌卒署各遣就農人感懐至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為職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脩政遴進儒良黜貪殘視

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又曰劉永國字叔儒為東城令民聞其名枉者吏直濁者強清肅然無事唯以著作為事

袁松山後漢書曰范丹為萊蕪長去官常賣卜以自給步行無車被囊自隨

漢官儀曰明帝臨覲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太盛勑去軒綏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為故事

魏志曰鄭渾字文公避難淮南太祖聞其篤行召為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産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種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育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名

又曰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

更詳其事檢驗具服

又曰王脩字叔治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刼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得脩將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強懾服

又曰趙儼字伯然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

又曰張既字德容馮翊髙陵人也舉茂才為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温人也為堂陽長其治務寛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

又曰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歳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静吏民不忍欺

又曰太祖平袁氏以髙柔為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皆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甞有非猶尚容之况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礪成為佳吏

蜀志曰董和字㓜宰南郡人也益州牧劉璋以為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産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又曰吕乂字季陽遷新都綿竹令乃心隠恤百姓稱之

為一州諸城之首
吳録曰張舉字子清為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燒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按尸開口視無灰令人取猪二頭殺一生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先死婦遂首服焉政化流行民歌遺澤
晉書曰陸雲為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

十里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又曰范廣為堂邑令大旱米貴廣散私穀賑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

又曰曹攄為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宫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

咸謂不然攄曰宫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

又曰曹攄為臨淄令縣有寡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官為拷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决攄察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

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解褐除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

宋書曰顧憲之為建康令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為其清且美焉

又曰顧憲之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遲還本主宅盜者始服其辜發姦擿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

又曰顧凱之之遷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

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凱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皆閉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

齊書曰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鍼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不辨乃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荳乃破雞果得粟罪言荳者縣内咸稱神明無敢復為盜者

又曰傅琰字季珪爲山隂令父僧佑亦爲山隂令父子並著竒績世云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梁書曰傅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鬬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録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自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

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

又曰蕭景字子昭為永寧令永嘉太守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令審之

又曰丘仲孚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為之謡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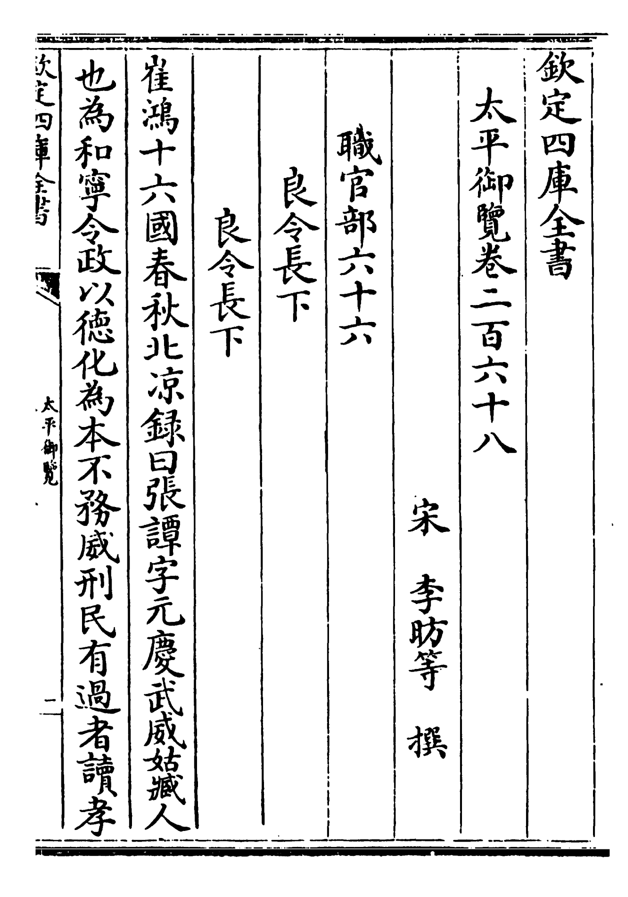
又曰丘仲孚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為天下第一

又曰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正

身勵廉節除淫祀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令爲邦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

又曰孫謙爲錢塘令治繁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却而不受

又曰裴子野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六十六

良令長下

良令長下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録曰張譚字元慶武威姑臧人也為和寧令政以德化為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讀孝

經及忠臣孝子傳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又後趙録曰王謨字思賢甕鼻言不清暢尫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石勒疑之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勒從之政教嚴明百城尤最出為都部從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

北齊書曰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

猶水也法令為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後周書曰辛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

陳書曰褚玠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高宗

患之謂中昌舍人蔡景歷曰稽隂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内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隂令

隋書曰魏德深遷貴鄉長為政清凈不言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徳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為大治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

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絶旣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寔與郡丞元賓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寔屛處於室未敢輒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冐涉險難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决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

隋書曰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

又曰房彦謙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謙彦為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

又曰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自各引咎而去所得俸禄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

唐書曰李大亮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盜賊侵剋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擊輒平時太宗在藩廵撫北境聞而嗟歎下書勞之

又曰賈敦頤弟敦實貞觀中為饒陽令政化清静老幼

懐之時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遂不遷替

又曰高宗以尚乘奉御權懐恩為萬年令賞能也時有奉乘安畢羅善於調馬上頗狎之懐恩因奏事遇畢羅在左右言戲無禮懐恩既退執而杖之上知而嗟賞謂侍臣曰懐恩乃能不避强禦真良吏也即日遷擢

又曰景雲長安縣令李朝隱加太中大夫朝隱之宰京縣也政刑畢舉權豪懾憚有内寺以非禮干忤朝隱叱

繫于獄上喜馬故有此命

又曰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始名劒客歷仕郡縣有能名後授神烏令考績上上而為天下最玄宗以其能嗣魯恭賜改其名

又曰韋景駿開元中為肥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温凊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取孝經與之令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

孝累轉趙州刺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
累日有童稚數人年甫十餘歲亦在其中景駿謂曰計
吾去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慇懃之甚也咸對曰
比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
跡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覩不覺忻戀倍於常也其為
人所思如此
又曰馮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充弔贈使抱
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納又轉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

不受屬醴泉關縣令宰臣進人名上意不可謂宰臣曰

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

醴泉縣令患百姓多昏猾為著諭蒙十四篇大指明忠

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又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也為魯山令先是墮車傷

足不任趨拜汝郡守以客禮待之部人為盜吏捕之繫

獄會縣界有猛獸為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

德秀許之胥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

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

又曰王敬則為暨陽令時軍後縣有一部刼逃入山中頗為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刼帥使出首當中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刼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座収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刼百姓悦之

晉史曰壽張令趙㢘考滿之外量留二年以飛蝗避境故也

廣州先賢傳曰黃豪字子徵交趾人除外黃令豪約已儉節麄布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吏一縣稱平

益部耆舊傳曰羅衡字仲伯為萬年令誅除姦黨縣界肅然民夜不閉門繫牛馬於道傍曰以屬羅公

又曰趙咩字孫明少好遊俠行部帶劍過長亭亭長譴之乃嘆曰無大志故為亭吏所輕耳於是解劍掛壁曰

祥不乘輜車佩綬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大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劍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煙火不舉常食乾糒

又曰閻憲字孟度為綿竹令治以禮讓為首寛猛相濟其聽察甚明簡選吏職甚得其人男子杜成夜於路得遺裝一囊開視有錦二十五疋迨明詣吏曰縣有明君不能黙心故也

又曰楊球字仲宣為茂陵令寛和多恵以至誠接下為

民所愛比縣連歲蝗灾曲折不入茂陵

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邵卿為洛陽令貴戚斂手桴鼓稀鳴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紫雲沓起甘雨乃降

陳留風俗傳曰昭帝時蒙人焦貢為小黄令路不拾遺囹圄空虛詔遷貢百姓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千石令貢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海内先賢傳曰公沙穆遷弘農令界有蝗蟲食禾稼百

姓惶懼穆設壇謝曰百姓有過咎在典長罪穆之由請以身禱玄雲四集雨下滂沱自日中至晡不知蝗蟲所在百姓稱曰神明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前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

汝南先賢傳曰黄浮字隠公陽安人年二十在於民伍曾為墟里所差至當路亭於是感激學書慨然長嘆曰黄浮非鄉里所知因隨人到京師求學歳餘除昌慮長

濮陽令同歲子為都市掾犯罪當死一郡盡為之請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碏討其子今雖同歲子浮所不能赦也治政清明號為神君

又曰陳曄邵陵人也體尚篤烈學通古今除巫令民張遺腹子年十五為父報讐吏捕得之曄愍曰嗟乎今殺遺腹之孤絕人嗣祀是不仁也去報讎之子是不義也不仁不義焉可為人君長哉遂解印綬逃亡

鍾玩良吏傳曰高玩字伯琊蜀郡人也除曲陽令及徵

還送者不使出界布被緼袠猶去時之服朝野稱其清

又曰司馬雋字元異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都號曰卧

虎

又曰陳登字元龍廣漢人也為東陽令長視民如子

崔氏家傳曰崔瑗為汲令乃為開渠造稻田薄鹵之地

更為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錫我慈

仁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灌漑決渠作甘

雨

殷氏傳曰殷襃為滎陽令先多淫雨百姓饑饉君乃穿渠入河三十餘里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殷渠而頌之

鍾離意別傳曰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盗掾勑謂之云令昔嘗破三軍之衆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謀為之耳掾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因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

闞白汲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吹氣大言言無上下意勅直能為子屈者自縛詣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告汝嘗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勅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榜博壯切欲死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為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為鳩暴虎成狸此之謂也

荀氏家傳曰荀貌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懐之時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太始三年卒吏人

如喪親戚為之樹碑其序曰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
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典略曰韓攸字仲潢潁川人為羸長時民大饑而太守
未至攸因發食賑之吏白言太守垂至軍粮重事可須
來到攸言民命懸急令以擅出穀受罪合眼入地不以
為恨也後竟不坐吏民蒙濟者數千人
會稽典録曰徐弘字聖通為山陰令縣俗剛強大姓兼
并弘到官誅剪姦桀豪右斂手商旅路宿道不拾遺童

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儁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收得盜馬賊及發塚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蜡節慶祚歸就汝上下善相懽樂過節來還當為汝思他理郡吏惶懼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

又曰景毅字文堅梓潼人為髙陵令有文學以禮讓化

民遷侍御史吏民守闕請之三年不絶

搜神記曰徐栩字敬卿吴由拳人少為獄吏執法詳平為小黄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小黄界飛過不集

山公啓事曰温令許奇等並見稱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案其資歷悉自足為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

博物志曰太公望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太山

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果有疾風暴雨去者皆西來也

說苑曰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乎晏子曰臣請改過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屬託不

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令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權家民之貧饑者過半君反迎而賀臣臣願乞骸骨景公乃下席而謝曰子强復治之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曰未至阿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

之智以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又曰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書其憲法教品魯君與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則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美其德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十八